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三

明

熹宗皇帝

〔辛酉〕天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

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

三月我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字衡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

賢等嬰城固守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

將夏國痛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皆死世功輸林衛人城遂拔總兵陳策李秉誠等聞警赴援大兵分

路擊敗之策死焉秉誠等遁去策與總兵董仲援赴援時大渾河關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吉不可乃與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吳文儔都司

寬見龍野清龍石砦都司奉邦厚守備曹安民等皆死焉石砦四川土司今屬慶州府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

甯諸軍并力守禦引水注壕沿壕列火器兵環四面大兵掘城西開

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梁仲善陣亡侯世麟姜彌皆負重傷潰圍出遂渡濠薄城

應泰與銓等分陣固守我大清左四旗兵先登城中拒戰達旦守

廷推為明季弊政前已具論之孫如游以講帷舊恩熹宗特為簡用即未命之慶而人必遂稱得命相慶而朝廷實事乃當而理正路輒以舉其不田推舉妄肆詆謀交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遂安履宗竟乞退安履之

無可如何
是廷臣直
忘取貴之
權當操然
自持公席
把持撥然
爭構猶然
朝廷不亡
何此網不
待此網不

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翌旦右四旗兵亦登城應泰

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

去退保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爲河東遼河之西爲河西圖後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經死

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銓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署北向拜闕遙辭父母乃縊

死我大清命禮葬之副使何廷鑑印授率其妻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從者六人食事繼

對死何廷鑑字汝豫大同人崔儒秀字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

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時沿海居民奔竄者皆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遠者棲止各島間護送

特交龍招集逃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爲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文龍仁和人

夏五月壬申朔日食

以王化貞諸城人巡撫廣甯化貞前以參議分守廣甯頗得西部心及遼

瀋繼失廷議推化貞爲巡撫時廣甯止屠卒千餘化貞招集散亡復得

萬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略不習兵事欲恃

西部爲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時謂其才可倚

議悉從之

立皇后張氏祥符人

明事至嘉宗勢已一蹶不振况復身親其伎欲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自為蔽實由自取奴乘隙閣奸亦自為承奸亦如秦趙有師承奸亦如秦趙有樂促二世李斯奏怒唐仇其良教子黨不可天常聞宣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

太監魏忠賢

即魏進忠賜名

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喉給

事中霍維華

東光人

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

客氏淫而很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相

結用司禮監王體乾

昌平人

及李永貞

通州人

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

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款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

帝性機巧好親筆鐫推鑿漆之事每引繩削

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語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

字元平

為兵部尚書

初廷弼雖罷帝

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

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

三方布置策廣甯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

亦曰三岔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上

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

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上宴之郊外

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

將守備分守諸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甯不宜分兵防

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

可觀以前忠賢得志
智見一徹後賢如故
出宵小肺可如
腸無謀而
合明如昏
庸者明而
之覆轍而蹈

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帝即從之。未幾，我大清鎮江注見前守將

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

皆喜。亟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甯軍四萬進據河

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遣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

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廷弼

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尙書張鶴鳴深以

爲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甯。薊遼總督王象乾注見前移鎮

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明置廣甯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化

貞無功而還。化貞爲人，驍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爲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輾轉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以開中朝。尙書鶴鳴深信之。所

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略名，而無其實。遠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

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甯人見河冰合，紛修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勦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

鳴促之。廷弼乃難以重兵內護廣甯。令劉渠守鎮武，邢象忠守閭陽。羅一貫守四平。而已復出關駐右屯。鎮武堡名在廣甯縣東。閭陽城名在廣甯縣西南。金元時置縣于此。明廢。今爲縣。四平亦堡名在鎮武東。羅

一貫甘
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

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

諡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排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甯

注見前

土司奢崇明反

永甯奢氏自洪武後世爲宣撫司傳至

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鷲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

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

慶巡撫徐可求

衢州西安人

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

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

故九絲蠻地萬歷中匪縣事見前

知

縣張振德

字季修嵐山人

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

亡命奸人遽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成都僞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

左布政使朱燮元

字懋和浙江山陰人

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

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

南昌人

按察使林宰

漳浦人

等分陣固守賊攻城

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爲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

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砭

女土官秦良玉

忠州人嫁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代領其衆

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

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日益增

忽有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伏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翼樓曳以牛備瞰城中人皆哭樊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爲機關轉索發機飛千鈎石擊之又以大

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

相持百餘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賊自効樊元許

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卽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

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以下事俱在明年樊元亦已授

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

樊元督良玉等奪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卽李嚴欲鑿通倍汶二江處亦爲

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迫重慶而軍城中乏食樊元以計擒樊龍殺之

張彤亦爲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尙書周嘉謨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

部不能舉及嘉謨爲尙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

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

爲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戊壬〕二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甯與熊廷弼走入

關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八九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願西部亦不至廷弼乞勅化貞

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

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

字季學。晉江人。

御史江秉謙

字光孫。歙人。

周宗建

字季侯。吳江人。

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

北所欲殺之人。適遣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

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特有

言官言官交攻。特有樞部。樞部佐鬪。特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

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

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

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布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

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

前進。與大清兵遇。乘機急戰。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

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徽。參

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爲化

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爲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

在廣東縣東。

未進。得功

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政高邦佐

字以道。義陽人。

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閤署。

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甯，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邢慎言益都人請馳救，爲僉事韓初命

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

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甯遠。注見前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廣甯，前屯衛今廢，故城在甯遠州西南。廷弼

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

聚，與副使高出榮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甯，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鶴

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揚字得一，嘉定人、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興人、董應舉字崇

人何喬遠請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

歸。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

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嘗與崇明日子寅爭地相

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

位以叛，爲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爲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

部頭目蠱起爲助乃分兵西破安順

注見前

霑益

元州今屬雲南曲靖府

東下甕安

明縣

今屬貴州平越府

偏橋

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

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

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游出安順府曰滴澄

河下流入遵義府爲烏江

直趨貴陽當是時永甯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

咸入覲巡撫李樓

字長儒新人

方受代

已乞休得請

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

武定人

提

學僉事劉錫元

長洲人

悉力拒守

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藥以守

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

斷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

注見前

不得進諸將馬

一龍白身強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糧盡人相食

先食糠草木敗革

皆餓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噉里居政濫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禮至自殺以饗軍

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

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

字彭伯永城人

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

西水

別部頭目與邦彥同反者

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

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

孤城卒全皆樓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

字稚繩高陽人

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承宗以知兵名廣

甯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

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

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

齟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

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奧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

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鳴上言禮有慈母猶恩以義經元么

奸趙饒寵而據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爲言一

舉內操魏忠賢勸帝選武閣鍊火器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

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淮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

旨切責侯震鳴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增至萬人衷

夏四月禮部尙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慎行召爲禮部

尙書既至卽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從哲爲弒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

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背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弒然則從哲宜何居

連引劍自裁以謝先帝職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鑪

調理是誠何心許世子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乎臣以爲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雖免弒之實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也

從哲久居

京師近習多爲之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

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尉諭之給

事中魏大中

字孔時嘉善人

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

欲罪從哲獨刑部尙書黃克纘

字紹夫晉江人

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

內廷意也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尙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

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

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

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

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

脈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卽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

有罪焉乃從哲反資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

之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

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安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

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愼行引疾去

大雨雹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淮一

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

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佞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

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構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蘇警教一妖狐人

人附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

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爲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

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

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

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遂陷鄆城俄復陷

鄆滕嶧三縣鄆縣五經博士孟承光字永明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

允字士昌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界小吏饒顯照及家僮李守驚賊掠顯

王森以邪術倡教廣聚妖徒實爲地方大害即當嚴急窮治以永靖根株乃森既攝令其伴逃三尺而徒加于及皆致寬縱遂致遺孽復滋數于森弄

潰池所至
悉遭殘破
總由匪徒
叢勝畏懲
無所賊橫
而行妖亦
微之蓋先
耳

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人周施練民兵增諸

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

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

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劫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

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

彥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

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蹙而殪之嶧

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人蕭山及國棟乘

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

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于市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

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子宏忠亦

六月以毛文龍爲平遼總兵官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

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兵累

加左都督至是挂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東江雖屬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

起兵武邑應之爲諸生葉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皆伏誅論平賊功趙彥加兵部尙書餘進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氏子孫

務廣招商買販易禁物無事則罷
後販布爲業有事亦得某用

秋七月沈灌罷刑部尙書王紀字維理西城人再疏劾灌比之蔡京灌亦劾紀庇

熊廷弼獄延弼薦遼陽佟卜年爲監軍食事張鶴鳴行邊以卜年嘗通李永芳欲因以甚廷弼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灌劾之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

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灌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

公論何灌不自安乃引去自灌首進募兵之說結交關寺進開內操朝議惡之歸後逾年卒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初廣甯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喀爾

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與薊遼總督王

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于八里鋪在山海關外設守兵四萬人

甯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以爲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

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甯遠要害與覺華

島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尙方劍御門臨遣以

寵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甯夏人爲總兵官令遊

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人陝西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

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大清兵不深入而承

宗防守嚴亦不致敗衄軍聲頗振初承宗之督師也時職方主事鹿善繼爲贊畫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爲遠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關命督

迴不相俾
登非循名
而失其實
乎在羣小
憾其伉直
借事生風
力為攻訐
甚至殃及
先師本主
其奸邪固
不足責然
元標等不
從黃曾素
之言致為
輩得藉禍
口實貽禍
清流自檢
亦已疎矣

唐時以官
邊十道巡
官十道巡
宜仿效烹

是尊素言果驗

元標從吾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啓率西洋人湯若望等信院修廢署曰歷局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

崑山人

朱延禧

聊城人

朱國禎

字文密烏程人

魏廣微

南樂人允貞子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

字子寬潼關衛人

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諂附遂

援二人入閣

時間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禎史繼儋又驟增四人直房護不畜坐乘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紅毛夷

即荷蘭明史謂之紅毛夷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據澎湖

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

湖煙火相望即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

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省治

築室耕田久

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

明縣今屬漳州府

已復入廈門

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

有城提督總兵官分巡道及府同知同駐此

官軍禦卻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

請于朝發兵出擊

事在四年

迄數月番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

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

明史外國傳荷蘭本

國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尺厚二尺餘樹五桅桅下置二丈巨礮礮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云

遣中官刺邊事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

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賁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